

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

热河鸟人

中篇小说

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热 河 鸟 人

何 申

热河鸟人

何 申*

热河城北居塞外，山高路遥地域偏僻。但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福分。自打清朝康熙皇帝在这建离宫（避暑山庄），这小小山城就气吹似的跟着红火起来。更有一件奇事，那就是此地不动刀枪不开兵见仗，靠的是“热河”化“冰”（兵）。我看过这方面的记载，甭管是当年日本人入侵，还是苏联红军光复，以及国民党来摘桃子，直至人民解放军解放此地，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人，这城里城外都没动枪动炮。“文革”时期咋样？旁的地方打得硝烟蔽日，热河城里站派坐派也互相咬牙切齿，恨不得谁把谁一口嚼成猪头肉，再打二两薯干酒就

* 1951 年生于天津市。1976 年毕业于河北大学中文系，现任职于《承德日报》社。近年发表长篇小说《梨花湾的女人》等两部，中篇小说 30 余篇。主要有《乡镇干部》、《七品县令和办公室主任》、《穷县》等。中篇小说《年前年后》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。

着喝了，可楼里楼外一动真格的，最多燎几个草垫子扔几块砖头。后来我听行家讲这是为啥，全只为热河城坐落在盆地之中河谷之畔，四面八方道道通畅，结果就落了“天险可守”这四个字，有仗都在远处打。这么一来，热河城里的人便悠闲自得可着自己的性情活着，就活出许多能人嘎人蔫人损人善人恶人，还有鸟人。不过，我说的这鸟人可不是《水浒传》里武松骂蒋门神那个鸟人，那个鸟念难听的音，我说的是天上飞的鸟。我表哥钮太平就是鸟人，他喜欢鸟，从“老家贼”（麻雀）到百灵，是鸟他就喜欢，我姨父姨妈活着时就骂他是鸟人，我们表兄弟也这么说他，他从不恼。他说鸟这活物最好，飞在天上，志在高远，囚在笼中，不急不躁，两鸟相逢，同曲唱和，孤独一隅，自傲不卑。我说你这是八旗子弟遗风，误国误人。他说要是八旗子弟不腐败，封建王朝怎么能被推翻，时代怎么能进步。我说不过他，他是六六届老高三，属鼠的，念书特好，若没有“文革”，他肯定进清华北大了。可他的书就念到这了，下乡插队八年，背着一笼子从乡下捕的鸟返城，在二道牌楼粮店卖粮，整天眉毛都是白的。

那年，表哥钮太平已经二十九岁。需要解释一点，他是六九年下乡，七七年返城。我比他小三岁，我在乡下干得卖力，稀里糊涂被推荐上大学，混了三年，也是七七年毕业分回热河。那时，表哥家的房子还没落实政策，他和我姨妈住二道牌楼旁钮家大院西厢房三间里的一间。屋子不大，但他们娘俩住着也不挤，关键是太平到那岁数还没有女朋友，我姨妈说宁愿自己到外面找宿，也不愿意看儿子光身一个人。后

来，姨妈找我，说你是表弟小他三岁，你女朋友都交了好几个了，你表哥连女朋友是啥样都不知道，你得帮他。我说那是应该的，就可处给他介绍对象。先介绍两个干部身份的，嫌太平家成分不好，还嫌太平不是党员，没见面就拉倒了。后来找两个年轻的女工，倒是见面了，一个嫌太平个子矮，一个嫌太平长得面老，不够帅，也都没成。其实太平身高一米六八点八，也说得过去，还六六大顺加发发，可惜那时还没讲这个。面老是因为八年乡下插队风吹日晒落下的，再者说了，都小三十了，还能嫩到哪去。找来找去介绍来介绍去都没成，我姨妈坚持不住了，大雪天还出去串门，想给儿子再寻个头绪，不料天冷路滑，汽车轱辘站不住，在西大街瞪地让车给撞了，撞坏了内脏，躺在医院急救室里捋气儿。姨妈拉着太平的手说：“儿啊，我和你阿玛都走了，往下，你的日子可咋过呀！不能跟鸟在一起过一辈子……”

钮太平当时急得差点晕过去，根本说不出话来。这也难怪，我姨妈家就他一个孩子，我姨父两年前为落实房子政策气成脑溢血先走了，倘若姨妈也没了，太平将面临很多生活上的难事，以他一贯与世无争逆来顺受的性情，结果会是什么样，可想而知。我赶紧安慰姨妈，说您老放心，有什么事我们会帮助他的。姨妈点点头又皱皱眉，一口气没上来，两眼睁得圆圆地含恨西去了。那场面很可怕，多少年以后我都忘不了姨妈死不瞑目的样子。西大街是当年皇上从京城到离宫来最后一段御道，远近有三道牌楼。分别题着“光天化日”、“万世之表”、“吉祥宝地”斗大的金字。姨妈本住在二道牌楼文庙旁的钮家胡同，却被车撞倒在一里地外头道牌楼

“光天化日”之下，而且，撞他的那个司机姓洪，单名一个信字。这不由得使我感到惊讶，我记得《水浒传》第一回即是“张天师祈禳瘟疫，洪太尉误走妖魔”，那位洪太尉好像就叫洪信。须知洪太尉那一祸闯得不小，放走一百单八个魔君，从此天下难太平。我注意到表哥在泪如雨下之后，渐渐冷静，继而眼放出光来，冷冷地对我说办后事吧。整个人一下子变了样。我心里说你可别变成天罡地煞，咱还得好好过日子，我还得接茬帮你搞对象，成家立业，在钮家胡同混下去。

说混下去一点也不假。说来惭愧，表哥的祖上在热河都院府里带过兵，还在热河街上开有钱庄和当铺，在热河城外有大片的地产，逢年过节，庄头赶着大车送钱粮物。他家女性更厉害，有名有姓当皇后妃子的就有好几位。不过，表哥他爷挺追求进步，留洋回来办学，是社会知名人士。他父亲是学建筑的，反对北京拆城墙，反右收获颇大，弄顶帽子戴着在建筑队搬砖。他们家不仅有房产，连胡同的名字都随了钮姓，可想而知，运动来了没个得好。

钮家大院正房五间，高脊两端原来有兽吻，后来让红卫兵都给凿了，还把表哥一家撵进西厢房，正房就住进区革委会副主任鲍大眼。鲍大眼官名鲍德才，运动之初曾更名鲍五洲，因他有甲亢，眼珠子大且往外突，故得绰号鲍大眼。他一身造反派脾气，靠着瞪大眼珠子喊口号，愣从清洁队的车把式（那时拉脏土还用马车），混到这份儿上，也正经有两下子。鲍大眼媳妇蒋素英，在二道牌楼粮店卖粮，人称蒋棒子面，因为丈夫升官，她当上粮店主任，是表哥钮太平的直接领导。鲍大眼口里喊无产阶级万岁，实际上特羡慕有产的，小

时候住头道牌楼外半间偏苦房，他爹喝多了想和他妈亲热亲热，嫌他碍事，就把他从被窝拎出来撵到门外冻着。鲍大眼发誓长大了一定要弄一个大院住住。当上副主任他旁的革命都没闹，先革来这五间正房，然后又撵走西厢房的另一户，最后要撵表哥。蒋素英说这好办，钮太平是我手下的，我让他卖棒子面他不敢卖高粱米，反正他光棍子一个，回头让他住粮店，连打更的都省了。列位，这可不是我编排他们，“文革”那阵（包括七六年以后一段）因为成分不好受气的比这多了去了。钮太平这就算不赖了，说给你扫地出门，你也一点脾气没有。

我劝表哥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在人屋檐下，不能不低头。钮太平把右胳膊上的黑纱摘下来，说问题是这是我的屋檐，再者都打倒了“四人帮”，他们还这么欺负人，我可不干了。我说那也是两个“凡是”，阶级斗争还为着纲，你能闹得过人家，还是老老实实做个良民百姓。钮太平说：“马善受人骑，人善受人欺。以前连我父母不是都说我是鸟人吗，看我这回把鸟放了，我也不让人欺了。”他打开鸟笼子，呼啦啦鸟儿都飞出去，飞到当院的树上，喳喳叫。这时已经是开春时分，大地复苏万象更新。我不解地问：“你不做鸟人当然好，但这跟不受人欺有什么关系？”钮太平嘿嘿一笑道：“你应该知道，鸟字还有另一个音，我就当那种人了。”我摇摇头不赞成说：“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，个个五大三粗武艺过人，即使是时迁，也一身好轻功，你拿什么跟他们比。”钮太平笑道：“人之初，性本什么？其实什么都没有，全是后天学来的。我们倒霉就倒在后天不仅穿上一身遮掩的衣服，还给自己另制造了一套

面具，把本性藏在后面。我玩鸟时，是要把本性藏得更深一些。现在鸟走，剩下地道的鸟人，从此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啦。”

我听不大懂他究竟想干些什么，在他面前我不能说得太多，只能说别惹鲍大眼蒋棒子面，忍一忍海阔天空。钮太平笑道你不是要结婚还没房子吗，回头咱哥俩住上房对面屋。我傻了，心里说他肯定伤心了尽说胡话，人家不把你撵出去就不赖，你还想住正房。但这话我没敢说，我怕说了他不高兴，或者促使他干出些什么蠢事来。

没等表哥行动，人家蒋素英下了命令。看钮太平不大愿意，蒋素英到粮垛前抄起一袋白面，腰一扭，两臂较力，喊声走！那袋面一下飞起两丈高，稳稳地落在粮垛上。然后人家脸不变色心不跳，大巴掌啪地拍在钮太平的小肩膀上，笑道：“知道我家先人是谁？”

“知道，蒋介石……”

“胡说八道！”

“蒋……蒋干……”

“不对。”

“蒋门神。”

蒋素英没啥文化，但听过评书，知道蒋门神也曾好生了得，不然咋能叫门神。她笑道蒋门神就蒋门神吧，反正现在也没了武松，你想日子过得好，就得扭过劲来，服从领导听指挥，那才配姓钮。

钮太平抬抬肩膀头，焦酸。看看粮垛，爬都够自己爬一阵的。他打了个激灵，眼珠一转说：“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你咋也得让我娶了媳妇再来打更吧，宣统皇帝还给放出来，何

况我这可以教育好的子女。”

蒋素英咯咯乐道：“十天之内，你要能找个对象来，我就愿意跟她做邻居。”

钮太平说：“十天就十天，你得给我假，我怎么也得见面谈谈逛逛离宫遛遛大坝吧。”

蒋素英双手在一起拧，骨节嘎吧嘎吧响，她说：“好吧，你去大板车队找吧，那有好几个一顿吃六个馒头的铁姑娘。”

蒋素英说这话，可有点糟践我表哥啦。大板车队就是装卸队，队址在三道牌楼西边一个叫二仙居的地方，这里紧挨着铁路货场，大件的物品运来，下火车再往别的地方走，就全靠装卸队的大板车了。那大板车现在没了，现在用载重卡车。那时不行，没有日野丰田，解放牌也不多，来了分量重体积大的如锅炉啥的，就全靠大板车。大板车是铁的，一侧十几个轮子，长有三间房子那么长，甬管千斤万斤，只要你有劲，就能拉得走。靠什么拉？机器？没有，牲口？不行，全靠人！全靠人一点点拉着走。人少了不行，起码二八一十六条壮汉子，还得有打旗探路的，吹哨喊号的，扛板子垫道的。这本来都是老爷们的活儿，但干这行口粮高挣得也多点儿，一来二去也有了女人。可能应了那句话，男女搭配，干活儿不累，所以，女人还就在这行里占住了几个饭碗。不过，那可不是一般的女人，两臂若无千斤之力，一顿若吃不下斤半高粱米，你就不是二仙居的活神仙。

可想而知，这等女神仙即使不长得凶神恶煞，起码也是虎背熊腰，让一般男人望而生畏。钮太平跟我说要到二仙居去找对象，我腿都软了，咋着？当初也不知谁使坏，还曾给

我在那介绍了一个，并半开玩笑说，知道潘金莲吗？这女的是她亲戚。我琢磨《水浒传》里没说潘金莲有亲戚呀，只提过她在一个大财主家当过丫头，估计潘金莲要是亲戚，肯定也长得错不了。天下男人都爱美女，我也不例外，心里想着婊娟就跟人去了。到那见一个人正吃馒头，一口半拉还多，往起一站，差点碰门框，身子一扭，坏啦，敢情后面还有条又黑又粗的辫子，绝不比拉车的麻绳子细。介绍人说这位是武翠莲。我立马肚子就痛，钻厕所里蹿稀。介绍人捂着鼻子问你跑啥，这姑娘像不像武松的妹子，潘金莲的小姑子。我说你饶我一命吧，这姑娘的对象应该是三只眼的二郎神。

钮太平听我说罢这段往事，一拍细腿说：“酒量小非君子，没刁婆不是大丈夫！我就要这武大姑奶奶啦。”我说那也不般配呀，你好歹也是个有身份人家的人，拉大板车的是不是档次低了点。钮太平说都让人撵去打更了，还有什么身份可言，她姓武，正好打蒋门神，我先震住她再说。要说事到这会儿，就看出父母在世的好处了，旁人劝都不管用，钮太平这鸟人谁的话都不听，愣去二仙居见了武翠莲。书说简短，其中话长，这俩人叮咛一谈居然还就成了，第十天头上就登记结婚，顿时惊动了整个二道牌楼。说公道话，我这位武大嫂收拾打扮一下，也蛮看得过去，粗眉大眼，脸蛋子上的肉紧瞪瞪的，要不是肉皮绷着，就甩出去了。另外就是个大手大脚大乳房，隔着衣服就能看出小足球似的直滚，我对象俩加一起也不及人家半个。为这话我对象还跟我急了，说你喜欢那球当初咋钻厕所，我说我是给表哥留着呢，不能太自私。气得她往乳罩下垫了不少海绵，挺得高高在街上走，我跟她接吻时都倒

背着手，怕海绵掉了埋怨我给弄的。

武翠莲做新娘，蒋素英心里吃惊，迷迷糊糊问钮太平这武大妹子真的要在这扎下去啦。钮太平俩麻秆胳膊举着哑铃说：“肯定是在沙家浜扎下不走了，我得抓紧练练。她拉大板车拉惯了，眼睛还有点近视，要是哪天把您捆吧捆吧扔车上去，您还得多原谅。”

蒋素英两手搓着在当院转磨，心里想这可咋好，我们老祖蒋门神虽然当初设计害过武松，可到底也被你们老武家给杀了，一仇报一怨，也扯平了，没必要结恨到如今。她一字一句地说：“冤仇宜解不宜结，我也不让你打更了，你让她稳稳当当过日子。”钮太平连连点头，半夜里告诉武翠莲你家世代是工人，跟我结婚你就是领导，这院房子按政策都是你的，国家这阵子忙着理论上拨乱反正，顾不上咱的事，你浑身都是劲，就别麻烦组织，自己招呼吧。武翠莲从床上坐起来，说那这会儿就把他们扔当街去。钮太平说使不得，得想个法让他们自己主动把房子让出来。武翠莲说这好办呀，我们拉车路过烧饼铺，就干喊不使劲，货主子就得乖乖买烧饼，这叫能嚎气死大叫驴，敲锣震聋你的爷。钮太平指指床板说你加点小心，这床可架不住你震，有能耐你明天使，住上正房你才知道什么叫冬暖夏凉。武翠莲把窗户推开朝当院喊：“这破厢房，憋死人啦！”时间不长，正房就有尿尿声。一物降一物，卤水点豆腐，打架讲愣的怕横的，横的怕不要命的。加上鲍大眼这造反起家的也前程不是很妙，蒋素英也跟着打蔫儿。所以，把后来的功劳全记在武翠莲身上，也不甚准确。要是人家造反派正打你时你别说一个武松的妹子，就是武松他大姑

来，也不行，双手难抵众拳，好狗挡不住一群狼。

天没亮武翠莲就开始折腾，把西厢房对面屋鲍大眼放的零碎物品都搬当院。说这些东西招蚊子，等把屋扫净再放进去。蒋素英当然不干，说门锁着你怎么打开的，武翠莲说我没碰锁，我把门板端下来了，回头再端上去就是了。蒋素英想急，忍了忍问：“妹子，你身板不赖呀。”

武翠莲说：“从小扛麻包，我专拣个大的来，你有二百斤吗？我喜欢扔二百斤的。”

蒋素英向后退一步说：“我才一百五。”

武翠莲猫腰把乘凉坐的条石搬起来，又轻轻放下说：“老姐姐，不瞒你说，我家姐五个，没个儿子，从小爹妈就把我当儿子使。街坊邻居都让我打遍了，甭管什么炕什么床，都禁不住我一屁股。也就是碰上你啦，咱姐俩对脾气，要不然，我都憋得慌，总想找谁干一架。”

蒋素英腿肚子转筋说：“粮店来了红小豆，你要想吃，我批给你几斤。”

到了粮店，蒋素英捂着心口跟钮太平说太平呀太平，你娶了这么个媳妇，从此往后我的日子也没法太平啦。钮太平说这可是您给的假您指的路，我才找来这位，要是您想让我跟她离婚，我就明跟她讲。蒋素英脸一变差点昏迷过去，说你是想让她把我当麻包扔呀，你安的是什么心。钮太平愁眉苦脸地说我有啥法儿呀，夜里觉都不敢睡，把话掰开揉碎了跟她讲蒋姐要咱们把日子过好，她说过好日子就得有好房子，一个破西厢房能过出狗屁好日子。蒋素英抓把红小豆放嘴里嚼，骂自己你瞅我这破嘴，没事我说啥过好日子，勾引她惦

着正房。粮店里的职工都起哄说钮太平瞧你这鸟人干的这事，急得咱主任嚼生豆子，知道的是人家恨自己的嘴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改吃草料了。蒋素英瞪众人一阵，心里明白那是在糟践自己，她哼了一声说：“这个月，居民每人供应二斤红小豆。要吃草料大伙一块吃。”黑板上一写，居民们可高兴了，买了豆子回家做豆馅，吃着还编着，小孩子站在文庙墙头子上一起喊：“钮太平，是鸟人，娶个媳妇二郎神；武翠莲，胳膊粗，吓蒙粮店蒋大姑；蒋素英，吃生豆，草驴放屁八里臭；钮太平，鲍大眼，养个孩子没屁眼；武翠莲，蒋素英，两家打架拿屁崩。”还有不老少呢。

钮太平听了也不恼，说你们的水平太低，等我表弟来了让他编，他大学中文系毕业，是写诗歌的。我来串门说你别糟践我啦，这种诗歌我可写不来。他说这种民间文学不可小视，诗人的成长离不开这一步。我俩正说着呢，就听院里一阵人声喧杂，武翠莲的姐妹带着孩子，还有她父母全来了。武翠莲跟钮太平说：“我这还有占槽挤驴一计，我娘家房子地震后是危房，现在正翻修，我把他们都接来，咱找鲍大眼借房子，就不信挤不走他们。”钮太平脸有难色。武翠莲说你以为这么容易就把他们请来，我都答应给我爸一星期买一只烧鸡。我忙说就怕鲍不干。武翠莲掏出张红纸，让我写感谢信，写了就贴门外去。她这招儿可够厉害，等鲍大眼和蒋素英下班回来，钮家大院挤满人，正房西屋已经住上了人。还得多少解释一下，正房五间是一明两暗，鲍和蒋就一个儿子，三口人住东屋，西屋闲着放零碎儿，钮太平他爸活着时，也不是非要把鲍家撵走，条件不过是把西屋还给他们住，两家做邻

居。鲍大眼不干，还要把人家从西厢房挤出去，结果把太平他爸气死了。这回可好，武翠莲又端门板进去了，还大红纸感谢鲍德才。鲍德才恼了，说声我鲍五洲眼里不揉沙子，一撸袖子就进了屋，众人说这回可有热闹看啦，鞋踩掉都不提，猛往院里挤。过了好一阵，也没听屋里有动手或动嘴的声响，众人说鲍五洲咋变成抱小鸡啦。后来鲍大眼过来，说有什么好看的，这房子是我同意借给他们住的，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要互相帮助嘛。我在西厢房里都傻啦，钮太平伸出巴掌小声跟我说：“关键是这个。”

这个是说武翠莲的五妹子小五，叫武金莲，跟潘金莲就差一个字。别以为武家只产铁姑娘，百花园里不可能只有仙人掌，还有牡丹，小五就长着国色天香的容貌，若干年后她嫁给一个富商定居国外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那是后话。这气儿小五小荷才露尖尖角，芙蓉一枝出水面，赞美的词儿都加一块，就剩下个好。只可惜，红颜薄命，不爱念书，参加工作去了清洁队。你可别小瞧戴大口罩打扫街的，真人不露相，人家不是怕尘土，人家是“人在灰尘里，美女不争俏，待到南下展娇容，吓你们一跳。”这词是和 小五熟了以后我编的，她挺喜欢，说等我有钱了，请你吃羊杂汤烧饼。她咋爱吃这个？后来我才闹清，小五跟翠莲她们不是一个爹，翠莲她爹没了，这个爹是回民，来了养了小五。但人这家子那叫和气，互敬互爱，令我们羡慕不已。我母亲和我妻子打认识那天就较劲，还没结婚我就两头受气了，那滋味难受透了。话说回来，鲍大眼进屋时眼都火冒三丈了，小五迎上前说：“鲍队长，我在队里听说过你。你赶车不用鞭子，喊革命无罪，牲口就

往前走，喊造反，就左拐，喊有理，就右拐，喊东风吹，就站住，喊战鼓擂，就后退……”鲍大眼眨眨眼问：“你听谁说的？”小五说：“是郎姐，跟你的车跟过三年。”鲍大眼往下不敢问了。郎姐当年是清洁队一枝花，人长得细长，除了嘴有点撅撅，旁的没毛病。他俩一挂车，拉脏土去沟里，骡子马看什么也告诉不了旁人，就促使二人生大胆，找个草窝操练起来。后来鲍大眼当官了，就不想理郎了，郎不依不饶，前几天还在二道牌楼下截鲍呢，说你要是野豹子，我就是西白（伯）利压（亚）的母狼，你不给我转正，我就上你家去野狼嚎。鲍大眼怕小五再说出什么，赶紧转怒为笑，说我还有绝的呢，一喊“文革”好好好，牲口就拉屎撒尿，不过这招儿以前不敢使，怕人说我反对“文化大革命”。小五说现在“文革”都结束了，你也该回清洁队啦，我想跟你的车。

小五天真无邪，鲍大眼想到云里雾里，一腔怒火早扔进爪哇国。你还别说，鲍大眼还真想他赶大车的生活了，已经开始清查“文革”中的事了，他的日子不好过啦。

往下我结婚，忙个够呛。蜜月没过完，领导派我去“五七”干校学习。干校在市郊，要求在那吃住不许回来。那时干部们都不愿意上干校，有消息说干校也快撤了，但既然开班，就得把人拢住，有一天班主任说你们不要不安心，人家粮食系统还有人主动要求来呢。我们学员瞪大眼珠，见不大的天津小吉普下来俩人，一位是蒋素英，另一位是钮太平。我还以为钮太平是送蒋的，上前小声问：“战况如何？”

“胜了。他们搬厢房了。”

“祝贺你。”

“祝贺啥，我连厢房都没了，我得在这住一阵子。”

等到人少时我才弄清，武翠莲一通折腾，把鲍和蒋弄得整夜没法睡觉，血压高，心脏也不好，偏偏这时组织部又把鲍的职务免了，他俩口子一看大势已去保命要紧，主动提出住厢房里。这头挺高兴，乐大劲了，翠莲她三妹子正怀着孩子，一下生出来，就势在这坐月子，坐月子那屋不能再住旁人，小五和爹妈都挤翠莲这屋来，翠莲说太平你外面找宿去吧，住一起不方便。就这么着，把钮太平撵出来，没法子，他主动要求上干校，正碰上蒋素英也报名，俩人就一起来了。在食堂打饭时，我有意排在蒋的身后，小声说：“蒋主任，您这是何苦呢，上这来干啥。”

蒋素英没好气瞥我一眼说：“别装好人，你们一起害巴我。”

钮太平过来说：“没我表弟的事，要怨全怨我。”

蒋素英说：“你也别美，老三坐完月子还有老四老五，你就在外面住吧。”

钮太平说：“没错。你受不了孩子哭，你也别回去。”

蒋素英叹口气：“唉，真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呀……”

说得我俩都默默无言。蒋的这句话到了九十年代变成一句歌词，实际上最能诠释此话之义的，莫过于中国历次运动中某些人的命运。表哥钮太平戏笑人生耍弄婚姻扬弃爱情，完全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。我虽然理解他，但心里总是希望他不要这么瞎闹下去，在我的想象中，一个人应该有个安稳的家庭（和美最好，次之也要安定团结），还要有份稳定的工作，固定的收入。但实践证明我的思想实在是太保守了，表

哥像看破红尘一样抛弃了那些正统的想法，过起了一种令我难以想象的生活。

八三年兴起做买卖。我在市政府当个副科长。领导要求每个人都得做一笔，把我急得够呛。论写材料我内行，做生意怎么做，我一点也不在行。盛夏的一天下午，武翠莲领着孩子找我来了，说他表弟呀你快去劝劝吧，你表哥他胡造把我们家改成什么公司，这会儿正拆门楼子呢。我一听还挺高兴，心想没准能借助于表哥做笔买卖交差，就劝武翠莲说：“嫂子你别急，表哥这是跟形势走，没事。”武翠莲揉揉眼睛说：“不可能没事，你知道他和谁合伙？他跟鲍大眼两口子一起干，你想他能得好吗。”对此，我有些吃惊。前一段清理“文革”中的三种人，清理到鲍大眼头上，经查他把人打残废过，处分是开除公职，蒋素英也重新站柜台称粮食了。按说这是老天爷睁了眼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间终于到了，表哥你不投井下石就是好汉，也没有必要跟他们整到一起，这不等于拉扯他们一把吗。我问武翠莲你在家不是领导吗，怎么在这么大的是非面前不帮他把把关。武翠莲苦笑啥领导也领导不了那鸟人，他净玩邪的，这几年养狗养猫养热带鱼，打麻将下棋跳迪斯科，就是不给人家好好卖粮，一称就多，粮店差点让他给卖光啦。我看看他们的孩子，男孩，叫扭转。我说他爸怎么给孩子起这么个名字。那翠莲他说说转好时来运转，转得这孩子都五岁了，一加一是几，都转不过磨来，但已经会打扑克，再过一阵就会打麻将耍钱了，这都是跟他爸学的。

我赶紧跟表嫂去钮家胡同，沿途就见西大街两旁又新开

张了许多买卖，门脸不大，宝号都叫得吓人，不是中国北方什么总公司，就是环球贸易集团，顶不济的也是塞北门市部。红墙绿瓦的文庙早已改成中学，也新添一块牌子，叫孔圣商贸中心，门口有人卖西瓜，说是从山东孔子老家拉来的，孩子吃了认字快。说实在话，五八年大炼钢铁是冒进不假，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知故犯，大多数人是被那热火朝天的场面感染了。八三年时，上下思想一解放，都哄起来，局面也挺动人的。各级领导不是都带头挂上总经理这类的头衔，俨然红色商人横空出世，一夜之间，什么粮油食品、钢筋木材、水泥砖瓦、单夹皮棉，好像什么买卖都会做了。相比之下，我表哥折腾得就算是小的，最终折腾惨了，也是在定数之内。

我赶到钮家大院，门楼子已经没了，城门宽的墙豁子能出入汽车。钮家的先人把院子留得很大，据说是要盖座戏楼，当然不是大戏楼，是请小戏班子演个过生日祝寿那样的小戏楼。还设想在戏楼后建个小花园，弄点山石花草，把整个宅院点缀点缀，也图个风水吉利。好宅院必须有园子，那不光是给小姐丫环去耍玩，园子，圆满，园子还把天地的净气敛来送进宅子，这样才人丁兴旺瘟病不起。现在看来其实就是注意环境保护，空气好，人就少得病。前面说过，钮家在他爷那一辈上，思想就比较开放了，办学堂教书育人造福社会，对个人享受想得就少了，所以那戏楼和园子都没建。他本想分割出去卖地换钱盖校舍，一个算命先生说空地给你儿孙留着吧，日后必有大戏在这演。老爷子听了就没动，不知道五代十国后会是何等天地。这可好啦，先人盖房后人遮凉，爷爷留地孙子得利，钮太平大车小车往院里拉粮食，搞了一个

粮油公司。我赶紧跟太平说粮油是统购统销的东西，万万搞不得。太平说：“听说有的地方都要种大烟啦，粮油还能有人管？”鲍大眼在一旁说：“你也来干吧，天下大乱啦，挣钱最重要。”蒋素英说：“麻栗坡还有不少反击战的废坦克，咱们是不是买了。”钮太平说：“先搞粮食，后搞钢铁。”

我悄悄问太平你哪来的资金。他说一是粮食局的，局里没人敢挑头，怕砸锅，把钱入到这；二是银行主动往外贷，不贷白不贷。我说你就不想想万一搞不好会是什么后果。钮太平说这就跟搞对象一样，总想着万一搞不成不去搞，那就一辈子打光棍。武翠莲说你贷款是用房产做抵押，真有那一天，我们娘俩住哪儿。钮太平说到时候咱住别墅，比这高级。那会儿日头火红火红地悬在西边的天上，把大地烤得要发焦了，我汗如雨下，嗓子冒烟，但奇怪的是，表哥却毫无感觉，他满腹宏图大志，兴奋得忘掉了酷暑，再加上有鲍和蒋两个人跟着瞎嚷嚷敲边鼓，表哥已跟他们兵打一家将和一处晕晕然飘飘然啦。我知道劝也没有用了，啥叫化干戈为玉帛我这才明白。

应该说表哥那年的粮食生意路子是没差错的：南方稻米丰收价格大跌，北方连年春旱收成减半，但联产承包使农民手头宽裕了，买粮就要买大米白面。表哥从南方买米在这边卖，符合商品流通规律。但他有一件事弄差了，就是关于种大烟的话儿：那本是机关干部开展做什么生意大讨论时闲扯出来的。热河这地方在解放前确实种大烟，因为日夜温差大，大烟的质量特别好。解放后禁种，但仍有极个别的人在哪个隐蔽的山沟子里种几棵，为的是肚子疼啥的吃了管事。后来

有一餐馆，它的涮羊肉特受欢迎，据说老板往汤里放大烟壳，吃了就上瘾，也不知真假，都那么传。可能是像我这样的秀才实在不知道去经什么商，又怕被人说思想保守，就瘸子打围坐着喊，喊出干脆种大烟。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，但传出去就有人当真。表哥钮太平让人哄哄得脉都散了，听着这话儿，明知是假他都说是真的。表哥还有套理论，说古往今来兴亡盛衰皆在定数之内，就好比人必有生老病死。若怕死而惧生，若畏亡而拒兴，则人世万物皆无。所以，善始者未必善终，善行者未必善果，天地万物人生在世，其过程才是实在具体的内容……

我又是说不过他，我也没空说他，我妻子联系了一批水泥，到站卸车后没来得及运，半夜下暴雨，全泡了汤。她不仅一分没挣着，还给单位赔了好几千。八十年代初的好几千是个钱啦，我妻子心眼小急得想上吊精神出点毛病，我天天在家看着她。我还得安慰她，说不用着急，表哥的生意好，回头我去他那挣大钱，把损失补回来还给单位。你还别说，当时我还真有点那个意思了，要不然我家日子没法过，把公家的钱损失了，比自己的钱还心痛。

转眼到了秋天，天高气爽大雁南飞燥气全无。我妻子没事了，因为旁人给单位做生意大部分也都赔啦。上面下了文件，不让这么搞了，领导们将经理帽子一扔，又回办公桌后当官了，发话道前一阵的损失就算交学费啦，于是皆大欢喜。可怜我表哥，他领着武翠莲和儿子找我来，非要见市领导。我把办公室门关上说使不得呀，领导说算交学费啦，太平说他是用公家的钱交，我把房子都交出去了，我受得了吗。我说

那就搬别墅去住吧。武翠莲说：“住别墅？住树上去吧。”

钮太平叹口气说：“我要是只鸟就好了，找个树杈搭个窝……”

原来，工商清理各类公司，粮油属严禁之列。人家清理得对，粮食不能全面放开，那么着就乱了。钮太平说你们倒是早说呀，当初你们要是不批执照，我也不下这么大本，这可好，干到半道让我停下，我账本上都是费用还没见多少利润，这不是坑我吗。人家说咱们现在是摸着石头过河，谁也没有成功的经验。太平说哪是没有经验，是你们有经验，蹚过去后连石头都抓走了，我摸了两手空灌一肚子水……

我好说歹说把他劝回去。我又给他帮忙，找银行的熟人，容他一段时间。但银行说为了防止出现死账，必须封房子。结果，钮家大院上房五间不许太平住了，他们和鲍大眼住进西厢房对面屋。那东厢房呢？我忘了说了，吃食堂时拆了烧火做饭了，亏了解散了食堂，再晚几天，西厢房也保不住。

鲍大眼和蒋素英不够意思，一看形势变了，赶紧托门子走路子，鲍去清洁队当临时工，开洒水车，副手是武家小五，蒋回粮店卖粮。剩下一个烂摊子，全扔给钮太平。他可惨了，又躲南边的债，又讨乡下的债，粮食局将他起诉，银行怕他人跑了，这滋味儿，也不知他是怎么熬过来的。

过了几年，表哥终于缓过劲，他倒过钢材贩过花生批过服装开过饭馆，一点没闲着，但也没哪一样见他干长过。他时而西服革履，时而破大衣裹身，高级饭店里能喝洋酒，路边小摊也吃馄饨。我劝他你干个安稳的活儿，别游神仙的没个准地方。他说我得记着当初的教训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摸

准各村的地道，悄悄地进村，才能有战果。我琢磨他把《地道战》里的词拿来说，证明他心情不错，就问他挣有多少钱，他说没赔就不赖啦。我发现表哥有心计了。嫂子武翠莲这时已经不上班了，专职打麻将，十个手指头上都戴金货，上厕所被一越狱的截住，要撸她。她手指头粗，撸不下来，没留神，让她按倒，把头给按坑里，接着坐了一屁股，拔出来脑袋变成长方的，公安局对着照片怎么看也不是原来那个人，认定他整了形。他那个儿子扭转呢，可棒啦，全市少年数学第一名，心算达小数点后十好几位，后来被科大少年班录取走了。我问侄儿是怎么变成这么出息，表哥说关键是我这些年没个准营生，孩子从小就知道爹靠不住，他就自己奋发图强了。我对此半信半疑，回家跟儿子说爸想辞职单干成败难测，往后你就得靠自己了，我儿子说爸你就放心吧，明天我就不上学去烤羊肉串，连饭都省了。我大吼一声你拉倒吧，你敢旷一天课我打断你的腿。我妻子下班回来，我儿子说我爸犯精神病啦。我妻子好几天没给我好脸。后来我把实情说了，还说挺为表哥担心，怕他朝三不朝俩的，到头来毁了自家的日子，就应了鸟人那两字。妻子笑道我看你才是鸟人，你这个样还为旁人担心，人家老婆搁家里养起来，披金挂银天天赢钱，儿子功课怎么好的，那得花钱请家庭教师，现在这年头谁跟谁说实话，你还信以为真替人着急，那俩字放你头上再合适不过。

一顿骂让我明白又让我糊涂，按说表哥和我从小一块长大亲哥哥一样，他有什么都不会瞒我。可眼下还真不敢这么看问题了，亲情友情都被金钱冲击得变了样，不加小心不行

啦。于是我劝自己把心眼放宽些，表哥不是一般的人，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，他如鱼得水，会生活得很好，犯不上为他操心，相反，还真得为自己操操心，没能耐挣大钱，就得把官往上熬熬，总在科级打转转，再过几年领导想提拔你你都过口了，那就全没戏了。我正琢磨下一步该咋办，钮太平打电话请我下馆子，我推说工作忙不想去，太平笑道你最近有一桩好事，就看你有没有勇气去拿。我也笑了，说表哥你什么时候又改算卦了。他说我正研究这一门，先算你看灵不灵，你是不是想当官又苦于没门路。我说可政府机关上下没有一个不想当官的。他说那你就来吃饭，保准小官得坐桑塔纳得骑。那时县级领导刚坐上桑塔纳。听他说得这么肯定，我将信将疑就去了。到那一看可不得了啦，他竟然把新近从外地调来的组织部长给请来了，一旁还有鲍大眼、蒋素英，还有小五武金莲。我一时也弄不清这都是怎么一个关系，稀里糊涂跟着吃，吃完饭都散了。我问钮太平：“表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钮太平反问：“吃了这个半天，你都没吃明白？”

我说：“这饭店的菜炒得不错，八个热中就有一个差点。”

太平把大拇指食指中指捏到一起说：“万幸啊，亏了没说八个菜都好，看来你官职能到七品。但今天菜上得太慢，你熬到正七品，也得些年。”

我说你别拿我开涮了，吃你一顿饭，还能断出前程来，是不是想让我付饭钱。小五从总台过来，冲钮太平说：“姐夫总经理，人家不给打折……”

钮太平脸红了，摆摆手说：“谁说打折，照付，快去。”

小五眨眨美丽的大眼睛转过身，自言自语：“好像是你说的，这有熟人……”

钮太平对我皱了皱眉说：“模样还行，水平太低，人才难觅呀。你回去耐心等待吧，成了，算哥哥我对你的报答，咱们哥们得有一个做官的，关键时刻能有个照应。”

我问：“你咋不当？”

钮太平说：“我有痔疮，怕开会坐着。我要当官，先得去庙里练个一年半载的。”

这事后来让我弄清了，新来的组织部长是蒋素英的亲戚。蒋素英不愿意在粮店卖粮，见钮太平这阵子折腾得不错，又要跟着他干，鲍大眼带小五也要参加，太平也想往大了发展，就答应了，其间听说蒋有这个亲戚，他就想起我，为我谋划了这么一把。过了些日子我真被派到某县任副县长。我去谢表哥，他正忙着谈一笔生意，地点在一豪华宾馆的小会议室里，小五把他叫出来，我刚说了几句，他说生意要紧，这房子也是按时间收费的，咱自家的事回头啥时候都能说。晚上，我拎些水果去他家，见钮家大院里机器轰鸣尘土飞扬，往里瞅，正拆正房呢。钮太平浑身上下土猴子似的跑出来。我说这正房不是从银行手里要回来了吗。他说若是要不回来我还不拆呢，做生意风险大，留着这房子，早晚是人家的，分局要在这盖家属楼，给我两套，还能得笔钱，往后谁敢动我，警察就不干。我不知对错地点点头，又说起下县任职的事。太平说你这就外道啦，用不着谢我，其实是你自己干得不错。让领导知道一下，那是必要的，要是领导脑子里根本没你这个人，你再有能力又管什么用。我还想跟他再说点什么，他指

指院里说太忙不能再谈了。我说人家拆房子你在里面干啥。他嘿嘿一笑说我家祖上是富户，我估摸着这房子，能埋点什么，我得盯着点。我望着表哥瘦小的身影，心里不知是股子什么滋味，人生不易，命运变幻，走到哪一份儿上，还真是鬼神难测。于是，我又想起《水浒传》里的洪信，也多亏了他，才使那么多英雄豪杰笑傲江湖路铲不平彩绘人间，留下一段段千古流传的故事。而表哥不愿做安分人，宁愿做鸟人，生命不息，折腾不止，大概也正是这个年代所必须有的，否则就不丰富多彩。就像菜市场里，你能说哪种小菜不该摆出来，现在连野菜都身价百倍，先前谁曾想过。真是大千世界万物竞争斗转星移生生不息啊……我若有所思回家去了，连水果也拎了回来，武翠莲和扭转回娘家去住了。

转眼间又过去好几年。整整让表哥说着了，虽然我一到县里就是副县级，但想熬到正县级可费了劲了。从副县长到副书记用了四年，然后眼睛就盯着县长位子，再往后才有可能当书记，才有机会再提拔或调到市里到一个比较好的单位当头。可原来的县长好不容易熬成书记空出位子来，上面又给派来一个县长，是省里领导的秘书，人家根子比咱硬，咱是干着急没办法。妻子三天两头打电话问什么时候调回来，甚至威胁再这么下去后果不堪设想。我明白她的意思，那不可能是不可能发生的，我妻子长得还可以，她单位有两个男的给她打溜须，我不在家这几年，她都当上科长了，我儿子念书不行，音乐好，吹长笛，让省艺校给招走了，家里就剩她一个人，太方便啦。我去找组织部——蒋素英的那个亲戚早调走了——领导说你任的是实职，没有时间限制，眼下机构改革

人事冻结，你就是想回来随便安排个地方，也得过一段时间。

我想这可咋好，就去找钮太平。他这时不做生意了，办了家旅行社，搞起吃住游览一条龙了。我把情况说了一遍，他把电话夹在脖子上说：“看来，对情况研究不够，让你受苦了。”

我说：“你快研究吧。”

他说：“依我看，你一定要坚持。”

我说：“坚持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？”

他说：“我给你算算，你说个字吧。”

我根本就不信，但一赌气，顺嘴说：“你就猜‘盼’字吧。”

他放下电话，一本正经地在纸上写了挺大一个盼字，闭目想了一阵说：“很好，有了分教。盼是望眼欲穿，二目分开，仍是一只眼睛。睛字仍然是用目去看，再说那青字，青字下为月，上为三加一竖，好，你目中所盼之事，三个月出头即大功告成。”

我笑了：“你跟谁学的？”

他说：“见笑，自学成才。现在人们特信这个，咱就得按市场规律去参与。过几天我就要配上电脑，搞人生预测官运走向生意成败婚姻指南……”

我说：“还是说我吧，三个多月就有消息了？有这把握？”

他说：“你在旧历七月二十左右向北行，此举非常重要，若是错过，莫怪老夫测得不灵。”

我笑道你什么时候成了老夫，他说我连长袍和胡子都准备好了，干什么吆喝什么，忙什么穿什么，那样才灵验。我看看他桌上的台历，那天是旧历五月初十。我不好意思地说你弟妹有点等不及，县里事多，三个月我顶多回来个两三次，

万一这一阵出什么事可就麻烦啦。钮太平说这好办，今年是你媳妇的本命年，须加小心，你让她上我这来算一卦。我试着打了个电话，没想到她坐着小轿车立刻就来了。我指着小轿车对表哥说你看，悬啦。太平说你走吧，这三个月我给她身边放一个保镖，确保平安无事。

我听不明白他说的啥，我也不想细听，扭头走了。晚上见到妻子，妻子愁眉不展，说你表哥给我算卦，说我是土命三个月之内我有血光之灾，必须避出行避星星避喧哗，最好找一水命的女人做伴，才能化险为夷。我说表哥有仙道，不可不信，本命年是坎年：人初临世间，生命弱小，凶险重重，天地轮回，十二年又回本命，气息再现，新魔老鬼全找上来，不可不防。我也不知从哪儿编出这么一些词，直说得妻子冒冷汗。眼下不光男人有话不敢跟妻子讲，妻子也有话藏在肚里不敢吐出来，怨我武断出言，漂亮女人差不多都有难言之隐。这又并非她不贤不惠不忠不洁，架不住有这么多男人惦着。后来有一阵我和妻子闹离婚，表哥劝我，说漂亮女人也活得怪不容易，贫家之女，若早早出去谋生，便要时刻防着邪恶之人。长大成人，想谋得事业有成，就得在真本领之外博得上司长官的欢喜，偏偏你又漂亮，一笑百媚生，难免就让人家心旌不稳想入非非。天下哪有猫不馋腥，哪有蜂儿不采蜜，高级宾馆乡间别墅套间办公室，无形中也提供着方便。不过，也不必太害怕，终归还是鸟人少善人多，贼心虽大贼胆小，或者有贼心没贼胆，便宜没占上，却给人家办了不少事。总的说来，大多数漂亮女人是吃小亏占大便宜。便宜到手，亏就窝在肚子里自己消化了。所以，男人大可不必生嫉

起火，敢问你就不是馋腥的猫寻蜜的蜂，尤其是你们这种省老婆费汽油的外派干部……

表哥一番话，说得我哑口无言。不要说我，恐怕还有许多比我官大的都哑口无言，个中原委，大家心里都知道。伟哥为啥在三令五申之下还供不应求，实在是市场有市场呀，好几百块钱四片，除了大款，谁吃得起，那是不用我在这说的事。我后来与妻子重归于好，应该说主要归功于表哥钮太平。话还得说回去，表哥一卦稳住我妻子，说表嫂武翠莲是水命，搬到我家跟我妻住了三个月。我那阵特忙，想干出点成绩来，没黑没白地抓乡镇企业，又抓贫困村脱贫，三个月头上，趁来市里开会回家瞅瞅，一敲门屋里问你是谁，我听出是妻的声音，就逗她说：“你猜我是谁？”妻吼道：“我管他妈的你鸡巴是谁！”吓得我直起鸡皮疙瘩，赶紧报名进屋，见妻头也不梳屋里乱七八糟，我说你咋变成这样，妻说表嫂就这样，我看挺自在的。武翠莲哈哈笑着从里屋出来，薄背心子下俩大兔子突突地跳，我赶紧转过脸。武翠莲拍了我一下肩膀说：“表弟回来啦，我正好回家看看，啥时让我来打电话。”我送走她关上门，想跟妻子亲热一回，妻子说啥也不干，我说你咋啦，妻子说表嫂三个月没让我跟男的说话，我见你就害怕。我抓起电话就呼表哥，表哥回电话一听是我，就急了，说现在正是三个月出头，你要是不北行，升不了官调不回来可别怨我。我也急了，说三个月把我媳妇都训练得见男的都不会笑了，我再不培养培养感情，她就得把我忘啦。表哥说忘不了你，只能忘掉情人，你放心地北上，必有善果。我放下电话心中恼火，又不是来了日本鬼子，我北上干啥，我他妈的南下，我

也不要那个官了，我带媳妇去南边转转，顺便看看孩子。

正发这个狠呢，县里来电话了，说上级领导来视察，必须立即赶回来。我赶紧就坐车回县了。实话实说，我是挺老实的干部，在下面也真拼命干来着，发一回狠，也是要饭的放鞭穷咋呼，看家狗窝里横，不可能动真格的。回到县里，立刻在前面开道引路，走到哪儿介绍到哪儿。我记性很好，甭管是人名还是数字，只要经我这过一遍，就全都能记住。但我不会成本大套的汇报，用词也一般。偏偏这回领导只看不听汇报，书记县长汇报工作思路呀几年规划呀如何奔向下一个世纪呀在行，一到这个厂那个村就不行了，一下子显了我。时值盛夏，骄阳在城里似火，到了山里，就差多了。领导身上无汗作风愈发扎实看得很细，还要到最贫困的村子去。我们就去了坝上。坝上就是接近草原的地方，绿草如毯，白云低垂，牛羊成群，鲜花盛开，若论景色，那是没挑了，尤其那份开旷劲，能让你心里有多少忧愁到这也不愁了，哑巴到这都想唱两声。这不是瞎话，我扶贫那乡有一土医生，专扎哑巴，一扎就出声，可到坝下扎就不管用。我研究了这事，给跑来一个行医执照，利用原铁道兵的营房，开了家医院。这一下可热闹了，连治病带旅游，人来得哗哗的，村民又弄些马让游人骑，再开饭馆，这乡挺快脱了贫。领导听了把我好夸奖。往下说简单点，旧历七月二十陪领导视察，八月中旬，一纸调令要我去省里，到大机关里当处长。

我不愿意离开热河，拿着调令在家磨蹭。表哥来了说祝贺你调动。我苦笑说当初我还不如南下旅游，这回可好，让我离开热河，省会那个地方哪都好，就是太热，我又怕热，而

且，我老娘都八十了，也需要我照顾。表哥一拍大腿说：“我说怎么出这么大岔呢，谁叫你该北上时想着南下，没给你跨省交流到海南岛去，就算便宜了你！”

我又没话说了。领导视察坝上，论方位就是北上；我想南下，省会就在南边。我问表哥你到底是怎么算的，他说茫茫天数，不可泄露，眼下，你还是乖乖地服从命令，自有好报。我说去了啥时能回来，他说：“只要你不怕辛苦，你随时都可以回来，现在交通很方便嘛。”

我说：“我没事折腾钱玩！”

他说：“对，你只要舍得，你肯定能折腾回来。”

他说罢走了，我这头犯了琢磨。很显然，他的话里有话，可我又不能按他说的去做，那么着就辜负了领导的一片心。不过，结果却像表哥说的那样，我到省里不久，我母亲就三天两头有病，有病我就得回来，这么折腾一阵子，把工资差不多全贡献给铁路了。人家领导挺关怀下属，看我也不是做大官的命，到了冬天，说让他回去吧，我就回了热河。我回来了，我母亲也没病了。我怀疑是不是表哥做了什么手脚，就问妻子，妻子说绝没做手脚，你母亲确实有病，人家表哥根本没搀和，人家还受不少累，大夫都是他给找的。我一听心里就明白了一半，有几回我赶到家，大夫已经出诊看完走了，留下的话总是那么几句：吃了药病情得到缓解，需要静养。

我和妻子去找表哥。事到如今还是得谢谢他，不管怎么说，我母亲毕竟岁数大了，我回到她身边是件好事。另外就是这次给我安排得不错，任市长助理，虽然是正处级待遇，但干的已经是副市长的活儿，我想逗逗表哥，你算我官至七品，

是不是算小了，还能不能升。

表哥现在还真与公安局的人住在一起，门口还有站岗的，登了记才能进去。门开了武翠莲一见是我们，张嘴就问是老太太又有病吗。我忙说没有。武翠莲说太好啦你们帮帮我吧，你表哥病啦。我吓了一跳，因为表哥虽然看去身体单薄，但从来不得病，连感冒都不得，这样的人一得病往往都是重的。进屋一看，可不得了啦，表哥小脸蜡黄满嘴是泡，两眼直勾勾盯着天花板，嘴里不住地说：“该死，该死！我该死呀……”

我说：“你不能死呀，有什么不顺心的事跟我说。”

武翠莲说：“对，要死也等儿子放寒假回来以后再说，这会儿正考试，不能影响孩子。”

我妻子忙把表嫂拉到另一间屋去。我知道表哥与表嫂的感情很一般，毕竟他们的结合缺乏一定的基础，表嫂出身贫寒，长于杂乱市井，不论到什么时候，本性也是难改。不过表哥还是很重义气的，从来不后悔当年的选择，但俩人说不到一块去，慢慢地有话就不跟表嫂说了。我估摸表哥心里有话难说出口，就关上门问你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太平扭头瞅瞅门关严了，坐起来冲我叹口气说：“兄弟，哥哥可惨啦，股票呀……”

我心里咯瞪跳了一下。说这话是九六年冬天，那时炒股热到极点，连看自行车卖茶鸡蛋的老太太都登堂入室，居然买了就涨，这说明股市有点不正常的。乐极生悲，股市在一夜之间哗啦跌下来，股民目瞪口呆，好在多数人投入有限，套住就套住，只当买个教训。我劝太平说：“算啦，又不是你一

个人赔，赔就赔点吧，算交学费。”

钮太平低头说：“这学费咱交不起呀。”

我爹着胆子问：“损失几万？”

太平说：“要是几万就好啦。”

我身上发冷：“那是多少？”

太平摇摇头：“别提啦，再提我还得死一回。”

过了些日子，他缓过劲来，请我到他家喝酒，他告诉我此次共损失了六十万。这数字令我目瞪口呆。我万万没想到这些年他能挣这么些钱。太平喝口酒说从卖带鱼倒钢材到算卦炒股，受了多少罪和累，挣的这些钱一下子就打水漂了，想起来真心疼。我说你会算怎么不给自己算算。太平苦笑道要是真能算出个所以然，天底下就没有算卦的了，他自己站在路边打板，下一顿饭还不知道能不能挣出来，你说他能算出什么，无非是世人自己跟自己犯糊涂，心里化不开，花俩钱想听旁人说说，这才成全了这一行。我就问先前的事，像七月二十北上，为什么那么准。他说七月二十是坝上最美的季节，每逢此时，领导不是去北戴河就是去坝上，早已有规律。他料若想调回，必走捷径，那时向北，不陪领导又陪谁，而领导一句话，则大事成矣。我说万一没碰上领导没调回来呢。太平说那我就得随机应变了，反正总有说的。往下我也不问了，我鼓励他振作精神，鼓舞斗志，哪跌倒哪爬起来。表哥拍拍干瘪的肚子，说倒是想鼓来着，就是鼓不起来，今生之世，炒股的活儿是再也不敢干了。我问你想干什么，他说接茬办旅行社外带算卦。我说办旅行社还可以，卦是不要算了，搞封建迷信不好。表哥说我也不打广告不收钱，姜太公钓鱼，

愿者上钩。我说你多加小心，别算差了，让人把你的办公室砸了。表哥说你就放心吧，有麻烦可以上公堂，打架的时代早过去了。我问他你再挣了钱打算怎么花，可别又像炒股稀里糊涂扔了出去。他从抽屉里掏出一大摞报纸，每张上都有诸如贫困学生上不起学、患病的儿童付不起药费这类的内容。他说这些都是他这阵子攒的，已经按地址寄去些钱，往后就干这积德行善的事，让那些有钱人的钱往穷人身上转移转移，自己就当个搬运工。我悄悄地问嫂子同意不。他说你嫂子在这方面还行，她平时帮助旁人就挺大方。不过，眼下还都背着她，她嘴爱说，说个满城风雨，税务局该来找我麻烦了。我说你得按规章纳税，那事马虎不得。表哥端起酒盅说象征性的也交，剩下就交这个了。我摇头表示不赞成，然后就问起那天他有病时我没说的事，问官运如何，他琢磨琢磨问：“最近做什么梦没有？”

我想了想，还别说，头天夜里还真做了不少梦，一个接一个，好像头一个梦是梦见墙头长了一蓬草，在上面晃晃荡荡；第二个梦是下雨天，我穿雨衣还打雨伞；第三个梦说出来怪不好意思，不过也没啥，做梦呗，犯不了法，我梦跟小五睡在一床被子里。我如实把这三个梦讲给他，他轻轻喝了口酒，晃晃脑袋说：“不好呀，看来你的官职到这就打住了。你看，墙头草，你没有根基呀，再往上升就难了。穿雨衣打雨伞，你是多此一举白费力，怎么争取也没有用。至于和小五睡觉，更不好，小五那么漂亮，你是有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没门呀。”

一番话说得我这叫扫兴。从表哥那回来，情绪或多或少

受些影响，想一想和我年龄差不多的，不少人连个副科级还没混上呢，自己到了这份儿上，也该知足了。表哥虽然跟我点明他的卦也是蒙人的，但几次都让他蒙对了，看来对我还是有点灵，算啦，听人劝吃饱饭，这山望着那山高，也不是实在人该做的。

我开始夹着尾巴干活儿。咋这么说呢？市长助理这位置很特殊，你要是干欢实了，比副市长还扎眼。可你不干又不行，怎么办？我就让自己少在人多的场合讲话，少上电视，少上报纸，尽量把自己分管的工作做扎实，然后把成绩都归在市长身上。其实人家领导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嘴里不说，心里也知道这个小伙子挺有心计，人也不错。这就不赖啦，眼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复杂，能处好挺不容易。但有一天陪客人吃完饭，市长有意无意地跟我说了一句导游的事你得抓一抓，弄得我心里犯疑惑。旅游这方面有副市长分管，干什么让我抓抓。多亏了有个秘书给我通了点气，说好像是你的一个亲戚闹得挺欢。我一听明白了一半，就去找表哥，找不着，呼也不回电话。转天正好是星期天，我有几个大学同学来玩儿，我告诉他们谁也别叫我的名字，我戴个花白色的假发，再戴宽边黑墨镜，连我自己都快认不出自己了。打个出租到离宫德江门前，还没停车就被不少女子围住，都是“野导”，个个拉开车门就拽，嘴里喊“大哥，要我吧。”“老板，我便宜。”“先生，我这吃住玩一条龙。”她们太着急，用词不当可以理解。

我那几个同学都愣了，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。咋回事呢？热河这地方出美女，古往今来提纯复壮优中选优，漂亮的女

孩特别多。这可不是我随意杜撰，这是有根据的，根据就在这离宫里。当年这宫里不说有粉黛三千，也是有数不清大批的宫女。宫女都是千挑万选出来的，绝对不亚于今天选飞行员。这么说吧，选宫女其中有一项，是检查你身上的味儿：在一间绝对没有其他气味的屋里，让你沐浴以后进去（但不许用香皂之类的东西），有经验的老嬷嬷在旁边一闻，就能品你身体发出的是什么味儿，味儿不对就选不上。其实搞过对象的男人对此都有体会，不成的当中往往就有味儿的原故，试想，俩人往旮旯里一挤，满鼻子都是大葱蘸酱味儿，这就很难成。表哥说表嫂身上有股子咸菜味儿（属实，我多次闻到过，估计是她胖爱出汗），可你往小五身边一过，就是一股茉莉花的清香。你不服不行，表哥还考察过，说小五的祖籍是新疆和田，那地方产美女和宝石，当年香妃来内地时，身边有不少随从，估计小五就是那里哪一位的后裔。话说回来，离宫那么多国色天香质量信得过的美女不可能都老在那儿，跟当兵一样，几年过后就复员，就回到民间。所以，退回五六十年，你可别小瞧热河城里在墙根下晒太阳满脸褶子的老太婆，人家年轻时没准儿伺候过皇上和太后。你也别笑小胡同里的小妞，那都是优良品种，身子往上一拔，小脸一变，就是倾城倾国的美人。所以，离宫门前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美女，不知底细的人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来到了大观园。

我一眼就看见小五不动声色地站在她们身后。人得讲实话，小五在那一站，前面的顿时减色不少。要不然为什么结婚找伴娘不能找太漂亮的呢，啥事都怕个比，有比较才能有提高，有比较才知道什么叫漂亮。我赶紧给同伴打个手势，让

他们找小五，其他的瞥了我两眼，也不恼，就去迎旁的游人。离宫名气大，游人多，赶集似的从四面八方来，就是瞎子导游，也不愁抓不着顾主，你要是导得比明眼人还棒，没准更受欢迎。

小五脑后盘了一个美人髻，磁石一样把我一个外号叫老四的同学吸住了，紧跟小五身后。老四是广东人，搞电脑的，现在在海南当大老板，上学时他戴眼镜，故得此雅称。我拽了一下老四，小声说：“别跟那么紧。”老四一副南方口音说：“远啦看不亲（清）啰。”我说：“听。”老四说：“耳朵背，听不亲（清）啦。”旁的同学告诉我，得加点老四的小心，他媳妇开车掉海里淹死了，老四现在是自由身。我对此倒不害怕，大庭广众之下，估计老四不会胡来，顶多清亲不分瞎噜噜一阵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小五导不出啥“特点”，那么着我这假发白戴了，捂得长痱子一样痒痒。

小五将众人带到正宫区，也就是皇上在这接见大臣和少数民族首领的地方。这里的殿叫楠木殿，楠木是很贵重的木材，一般游客一听也就是了，偏偏老四没话找话，问小五：“介（这）楠木戏（是）哪里的木头？树戏（是）什么样？戏（是）高呀还戏（是）低，戏（是）粗还戏（是）细？你讲讲亲（清）楚。”

小五微微一笑道：“见过东北红松吗？”

老四说：“戏（是）兴安林（岭）烧的木头吗？见过地（的）呀。”

小五说：“跟那一样。”

然后就接着往后走，美人髻一颤一颤，老四颠颠紧跟，嘴

里说回头我也要盖楠木的楼房，不机（知）道你喜欢不喜欢。小五也不回头，就带我们到皇上办公和住的地方。小五指着宝座上的玉如意，滔滔不绝讲起来，说康熙和乾隆两朝天子为什么高寿又身体强壮，主要是他手中常握这玉如意。玉既是扶正祛邪之宝物，又有强身健体的功能，枕在脑下，降血压防血管硬化脑血栓脑溢血，抓在手里舒经络强筋骨滋阴壮阳去百病。她指着一个玉杯，说酒有甲醇，玉杯解毒，能喝二两喝半斤，山西假酒要是用这个杯喝，一个人也死不了。

我好生奇怪，怎么导着导着导起玉来啦，玉是好东西，但哪有那么大功能。老四在前面听得还挺入迷，晃晃脑袋摸摸后脖子问：“计（治）不计脖子（子）？我很想买啦。”他离小五挺近，嘴巴那么一挤，唾沫星子直往人家脸上飞。我有点看不过去，心想这老四上大学时就爱和女同学粘乎，这些年在那边比较开放的地方，可能把胆子练得更大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小五是表哥的小姨子，跟我论起来也是亲戚，不能让旁人占她的便宜。可老四又是我的同学，也不能跟他直说，正巧旁边院里有休息的地方，卖茶水和西瓜。我灵机一动说咱们歇会儿吃块西瓜，大家都赞成，就过去买些。小五这时对老四就有些提防了，老四也不管那些，端起大块西瓜就给小五，小五说吃不了，老四拣了块小的说：“我吃大便（片），你吃小便（片），好啦。”小五脸刷地红了，扭头就跑。时间不大，表哥钮太平挺着小胸脯子过来问：“是谁想吃大便呀？厕所有！”老四赶紧解释：“戏（是）我。不戏（是）！戏（是）我要吃大便（片），不是吃大便。”然后抓起一大西瓜就啃。旁人也帮着解释，太平这才拉倒。但往下不见了小五，太

平亲自导游，他虽然看了我几眼，也皱眉头想什么，估计是想这人怎么有点面熟呀，但前面到了慈禧住的跨院，他也就没工夫琢磨我了。表哥指着慈禧床头说：“各位，慈禧活到七十多岁，乌发满头，肤若凝脂，容貌不老，原因何在？就在于枕玉枕，戴玉镯，使玉碾。1948年9月27日，蒋介石乘飞机匆匆赶到热河，在这里他连军事汇报都没听，就来离宫，将慈禧的玉枕拿走了。所以，当今天下最有名的两个玉枕，一个随慈禧葬于东陵，后因墓被盗流落民间，另一个收藏于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……”

我的妈呀，我长这么大，还从来没听过瞎话编得这么有鼻子有眼，我都想摘了眼镜和假发说表哥几句了。老四上前说不对呀，我到台湾没见过玉枕。太平说那就是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时拿去换军火了，不信可以去美国国会查会议记录……

整个一个推销玉的导游，出了正宫区，两边都是摊点，铺天盖地摆着玉枕，我们这才明白太平这么导游的目的。但众人好奇心已经被他勾起来，只能随着他的指挥棒转，他说这玉的质量不好，将我们带到一个商品服务部，把门一关，说一会儿人多了就买不上了，这里的玉枕是最好的。紧接着，又有人说话，我一看是鲍大眼和蒋素英，俩人站在柜台后，说出外旅游，最重要的内容是给家人带礼品，一盒点心还五六十元，不如买一个玉枕，送父母亲友，谁都喜欢。蒋素英还模仿着海狗油的广告说：“人人发愁送礼品，我送父母好玉枕！”说得满屋人都乐了，哗啦啦去挑。玉枕咋响呢？见过的人都知道，所谓玉枕，是在一层布上放上玉片玉珠，玉片有

方有圆，跟棋子大小，玉珠跟佛珠差不多，串成网状。睡觉时放在枕头上，在夏天的夜里，确实凉快，比苇子做的枕席要好得多。但据我所知，这些玉并非原玉打凿的，谁也舍不得把好玉破成这么小的东西，这是用现代工艺将含玉成分的石料粉碎后加工的，那就好办了，做饼干似的，一扣一大堆。另外就是热河这地方不产玉，这些都是从外地运来的。可表哥他们愣说是本地特产。说得游人欣喜若狂，生怕过了这村没这店，挑了这块挑那块，玉和玉相碰，就哗哗响。我实在忍不住，拉了一下表哥，把眼镜往下拽拽，小声说：“你们宣传得是不是有些过分。”表哥看出是我，揉揉眼睛对游客喊：“你们不要买得太多，应该给外面的人留一些。”然后小声跟我说这叫广告效应……

惟独老四不买，东瞅西看像是找谁。我知道他是在找小五，便告诉了表哥。表哥眉头一拧说谁也别想打小五的主意。然后就冲老四走过去。奇怪得很，他们没过几句话，就挺亲热地聊起来，还招呼我过去。老四说这玉枕在海兰（南）一定很受欢迎，他要跟这里搞联营，可以先付一笔款子。表哥说这么着比卖零散游人要好得多，他很愿意联营。这很出乎我的预料，陪同学旅游，没曾想谈成一笔买卖。我当即卸了装跟同学说明我与表哥的关系，又跟表哥说有人反映野导游不导游。表哥笑道这回有大生意做，就不瞎讲乱讲了，玉枕睡着凉快，其他的功能，自己体会去吧。

我以为我做了件好事，表哥挣了钱，可以扶助一些贫困学生啥的。不料老四提出条件——必须让小五去海南，做这方的代表。我问老四你想干什么，是不是要打人家的主意。老

四说没错，确实相中了那个姑娘，而且已经了解清楚她是回民，自己也是回民。我这才想起老四不是汉民，在大学为这交朋友很费劲。老四是我们班里年龄最小的，这会儿也小四十了，小五才二十多，差十好几岁。我当时就回绝了老四。老四说他有很多钱，和原来的妻子没有孩子，他不想胡乱花，想找一个心爱的人，一个精明能干的女人，帮他管理这份产业，他觉得小五很合适。这一番话打动了，我了解老四，他本质上是挺好的人，但绝对不会过日子，上学时经常忘了书包放到哪儿，估计他跟我说的是实情。我试探着先跟表哥的岳父母说，还以为通不过，不料人家老两口特开通，说小五长得太漂亮，不少人惦着，快点找个主，我们也省心了，大就大点吧。我又问小五，小五犹豫半天问：“我父母老了，单位发不出工资，冬天买煤都困难。问他能不能给我父母买套楼房，要是行，我就答应。”

我听了小五这话，心里酸溜溜的，没想到这么漂亮的女孩心中还有这么一份孝心，真是难得呀。我当即替老四打下保票，说肯定没问题。往下没等我跟住在宾馆的老四联系上，钮太平怒气冲冲找到我的办公室，指着我的鼻子说：“兄弟你也太不像话啦！怎么背着我把小五许给人家！”

我赶紧关门，把前后经过说一遍，说明我根本没这个权利，只不过是来回捎过话。后来我问：“怎么着，你也喜欢小五？”

太平看着我说：“你不喜欢？”

我说：“喜欢归喜欢，但不能有什么行动。”

太平说：“为什么不能行动，我也给他们买商品房，都看

好了，沟里的。”

我说：“沟里多不方便。”

太平说：“让小五住进去，我站沟口，一眼就能看到沟脑，谁想勾引她就甭想出来，堵在沟里打狗，打四眼狗！”

我听出他在说气话，就劝他莫在这上生气，还要想想武翠莲，人家跟你这么多年，也没犯啥错误，不能平白无故蹬了人家。表哥低头叹气不说话。我看他那样真是舍不得小五，就问是不是你和小五有那么一手，没法分开了。太平苦笑一声说咱哪能干那种事呀，那么着咱也不是人啦。我问那你是怎么打算的。他说这年代打算太多了，一会儿一个，可惜都实现不了。不过，眼下要是能挣一笔钱，我还是想扶助几个贫困学生，小五走了也好，让她有个自己的前程。

我俩正说着，鲍大眼和蒋素英急火火找来，说他俩也想去海南发展，请太平务必让小五走，老四说了，只要小五过去，就同意他俩过去。蒋素英挺能说，从这么多年的邻居，说到这些年的伙计，从二道牌楼粮店，说到旅行社和旅游商店，又说到买房子买保险买汽车，这些宏图大志只能去海南才能实现。我看不过去，说你们过去欺负我表哥，后来又利用我表哥，现在又逼我表哥答应小五走，要是这么着，我先拆断了这段缘。我抓起电话就往宾馆打，太平一把按住话筒，说了一句，把我们都逗乐了，他说：“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由他去吧。”

这事后来可就都成了。

商品楼现成有的是，小五看着父母搬进去，就把户口和身份证交给了老四，俩人办了结婚手续。老四非要先飞回海

南举行婚礼，再返回热河见亲朋好友，然后再回海南。武翠莲说那不是折腾钱玩嘛，先在这头办不就得了。太平说你少搀和，又不是你结婚。武翠莲说我妹子结婚，你怎么不高兴，又不是我甩了你嫁给旁人。太平说要那么着我嘴都得乐歪了。幸亏表嫂有心没肺没多想，稀里糊涂过去了。要启程的头一天，表哥和我还有我妻子把小五该准备的东西都办妥，小五坐在我家一个劲流眼泪。我妻子本来就死瞧不上老四，又心疼小五，说可惜这么一朵花让他摘走了。钮太平在一旁猛抽烟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我忽然想起普希金的一篇小说，叫《驿站长》：乡间的老驿站长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儿，致使过往的人不愿离开。有一个军官装病住了三天，与站长爷俩熟悉了，临走时说让姑娘送到村口，结果一去不复返。后来驿站长去彼得堡找女儿，女儿变成了贵妇人，已经不可能跟他回来。几年后当她带着两个孩子回来看望父亲，父亲已经去世了。

我把小说讲给他（她）们。小五眨眨眼水汪汪的大眼睛，轻轻地问我：“她为什么不跟父亲回去？”

钮太平说：“女孩大了，需要嫁人。”

我妻子说：“可以嫁给自己的意中人，干啥要做贵妇人。”

钮太平说：“道理对。可是，贵妇人难道不好吗？什么是意中人？古往今来有真正的意中人吗？也许今天是，明天就不是……小五，高高兴兴地去吧，去好好体验一下人生，把握住每一个机会。”

小五哇地一声哭起来，拉着钮太平的手说：“姐夫，这几年都是你护着我，拉扯着我，我真不愿离开你，你是天下心肠最好的人……”

我赶紧拉妻子一把，出屋下楼，到楼下抹把汗，我说这可咋办，他俩要动真情。妻子说动了也好，要不让老四捡便宜。我瞪她一眼说你小妹子还挺漂亮呢，我动心行吗？妻的眉毛耸起来说你敢我挠死你。没等我俩再往下说，钮太平瞪瞪跑下楼，说你俩也太不够意思跑什么呀。我说人家小五要跟你说点悄悄话，你应该听呀。钮太平说拉倒吧，还是见好就收，退一步正人君子，跨一步鸡巴鸟人。扭头正和我妻子打对面，太平脸一红说：“要牢记潘金莲血的教训，女人不能太多情，这世上西门庆多，王婆也多，容易坏事。”

我妻子注意到他左脸上有个红唇印，明知故问说：“脸上怎么沾了红色？”

钮太平用手掌抹了一把说：“完啦，大丈夫也有不留神的时候，叫小五亲了一口。妈的，我急着跑啥呀，一点感觉都没留下。”

临走前还出了点岔头，清洁队那位郎姐纠缠住鲍大眼，非要跟着去海南。这郎姐也怪不容易的，老伴得癌死了，儿子又不孝顺，儿媳妇心特狠，把她的房子弄过去出租挣钱。还不给郎姐钥匙，郎姐白天只能在外转悠，深更半夜儿子儿媳回来，她才能进屋。郎姐瘦得呀，干柴火似的，嘴显得更撇撇了。她说反正我也老了也不怕寒碜了，这辈子除了老伴就跟你鲍大哥好过，你不能扔下我自己走呀。鲍大眼说那都是年轻时扯淡的事，你忘了吧。郎姐说那么激动人心的时刻，怎么会忘呢，你主动让我扯你那俩蛋，还不一般大，是不是有点气卵。把鲍大眼急得眼珠子都快冒出来，说你那狼爪也不老实，一个劲瞎掏咕，怎么能说是我主动。郎姐说中央电视

台有实话实说，咱老了也得实事求是，不然我给崔永元写信，我上那上面讲去，是你停了车不管牲口管起我来，说我姓鲍，我要把你抱一抱……幸好蒋素英这时急着走，没跟这二位翻老账，蒋说郎姐不是不带你走，海南岛风太大，都是旋风，您这身板说卷就卷上去。郎姐说我弄根绳拴在老鲍腰上，有他在我就在，就像抗洪抢险人在堤在。蒋问你不是进不去屋门吗，往哪儿看新闻。郎姐说我不能狼似的总在街上转，我在商场卖电视那看，我还知道股票行情呢，到海南我能帮你们炒股。

实在没了办法，蒋素英又去求钮太平。太平刚把汇款单寄出去，心里挺痛快，他打电话告诉我，用老四的三千订金帮了十个小学生，寄完了感到身上轻松，看来做好事还是有好报的。我得鼓励他，我说曾在上海城隍庙见一对子，上联是“做个好人，身正心安魂梦稳”，下联是“行些善事，天知地晓鬼神钦”。他说你这个政府公务员怎么还信起鬼神来啦，应该是“做个好人，但求百姓魂梦稳；行此善事，不图报答自己知。”他这一说把我弄得还挺不好意思。这时候可能是蒋素英找他说郎姐的事，他跟我说我还要帮个成年人，就把电话撂了。

这个郎姐可不比小学生。钮太平没见过她，一听郎姐郎姐叫得挺上口，估计人也太错不了，就答应让她到商品服务部来卖货。蒋素英千谢万谢，回去把这话告诉了郎姐，郎姐才不闹了。转天老四和小五去北京坐飞机，鲍大眼和蒋素英坐火车。蒋说太平是半个仙，他那天用老人家的话回答我们，我们就不能再坐飞机了。我说是怕飞机出事吧。鲍大眼给钮

太平深深鞠了一躬说：“怕我们给旁人带来灾难……”

天哪！人若明白到这份儿上，就是犯再大的错误也能原谅了。我们祝他们两口子到海南一切顺利，武翠莲说那边尽下雨，要是鲍大哥眼珠子憋得受不了，鼓得跟王八似的，千万快回来。蒋素英说一定听你的话，不到王八眼珠那样就得回来，咱挣钱不能把命搭上。

过了两天郎姐来上班，钮太平愣了半天说你是郎姐，郎姐说太平同志您看哪不像。钮太平连连摆手说像太像了，问题是你太像了，我这商店也就没人敢来买东西了。郎姐说我这年龄和相貌站柜台是差点，您有别的活儿，我也可以干。钮太平问您都干过什么。郎姐很自豪地说从十六岁扫大街，一扫扫了四十年，专业很强，旁的就没干过。钮太平哭笑不得，说那个资历是很重要，不过眼下我这不需耍，你好好想想，你还会些什么，算卦跳大神，气功捏咕人，保媒和拉纤，偏方震杏林。表哥知识渊博，他说的杏林有典故，相传三国时东吴董奉为人治病，不收报酬，对治愈的病人，只求为其种杏树几株，数年后蔚然成林。郎姐听罢一拍大腿道：“要说整（震）治杏树我可不会，我会开偏方，我有一个娘家舅在朝阳洞下面的药王庙当和尚，他特会开偏方，可惜头年吃活蝎子去毒，没留神让蝎子给蜇死了，他活着时没少教我偏方，你想治什么吧——萝卜就热茶，气得大夫满地爬，白糖绿豆汤，急得大夫直烧香，驴鞭加狗蛋，闲得大夫可街转……”

钮太平赶紧打断说：“您怎么总跟大夫过不去，往下您也是大夫，而且是高明的大夫。”

钮太平与郎姐谋划一番，找个车把她拉药王庙去了。过

不多久，热河街上就传出一个消息，说有一个姓郎的老婆子被儿子儿媳弃于街头，几乎丧命。深夜里，一群狼越公路过旅游桥沿着宫墙齐聚三道牌楼火神庙广场，广场在坛当中，立着康熙爷的铜像，一身戎装，胯下宝马，昂首挺胸，目视正南。这群狼齐刷刷给铜像跪下，谢昔日划七十二围轮番行猎、不斩尽杀绝之恩，然后架起奄奄一息的郎老婆，长啸一声，直奔热河城外而去。这长啸声确有人听着，火神庙旁看铁路岔口的还以为来火车了，赶紧把横杆放下，等半天不见车影子，还打电话埋怨上一个站是怎么回事。接着便是说郎老婆鹤发童颜到了药王庙，一身骚气但指什么什么变成药，包治百病，人称狼精转世的郎神婆。

这明摆着是一派胡言，可就有人信，特别是有些有病的人，反正药吃着针打着闲着也是闲着，万一真遇上仙了呢，那不是更好吗。于是，城里便有这车那车拉着人去药王庙求郎神婆的药。城里人一动，把乡下惊动了，乡下人本来就爱信这个，这一阵卖假药卖得他们也不敢相信药了，听说有这等仙神，还不用挂号化验啥的，岂有不去之理。一时间，朝阳洞旁的药王庙名声大震，车流滚滚，比外八庙旅游景点还热闹了。

这种事政府不能不管，我驱车前往，车停在朝阳洞就不能往前开了，前面路窄。朝阳洞是热河十大景之一，那十大景分别是：磬锤峰、天桥山、罗汉山、僧冠帽山、蛤蟆石、鸡冠山、朝阳洞、双塔山、元宝山、热河溪。这朝阳洞是十大景中惟一有洞有庙有香火的地方，近年来没少往里投资，欲办成较大的旅游点，可由于离市区较远来的人少。这回可好

了，停车场的工作人员抹着汗对我说这可没想到呀，一个郎神婆，把游客都引这来啦。我不敢随声附和，那还了得，旅游得靠景观，哪能靠什么神仙呀。我和手下的人往里走，里面黄沙小道树木参天流水潺潺空气清新，真是别有一番景致。药王庙立在一个小山包上，反倒是光秃秃的，从四下望去，很像比武的擂台。求药的人围在山坡上，却不上前。我问一求药者这怎么拿药，求医者手捧一张黄纸，瞪了我一眼说不要出声，郎神婆要出来啦。果然，从药王庙里跳出一个女人，在小庙门前一阵跑动，脚下搅起阵阵黄尘，微风吹来，似烟雾从空中而降，求药者纷纷捧着黄纸去接。可能是落下来的土太少，有人求多舍些药，那女人就背对着人抓土往身后扬，姿势很像狼……

不能再看了，我立刻带人上去制止。但挺危险的，差点让求药的人给打了，幸亏表哥从庙里出来解了围。这一次我可跟表哥发火了，我说你干什么事不好，为什么要搞这种封建迷信活动，这是违法的。表哥也不恼火，说你别喊，你咋和他们当官学的脾气这么大。他解释说本来是让郎姐开偏方，可没料到人来得这么多，根本应付不了，情急之下，才不得不采取喷云吐雾施药法，你放心，她搅起来扔下去的，不是土，是苏打粉拌玉米面，吃下去能助消化，病人有心理作用，他觉得这药灵，思想上的病先治好了，身上的毛病也好得快。我一看那庙里还真有整口袋玉米面和一大包苏打粉。郎姐跟我说我也不愿意行这份医了，这周围夜里有狼，吓死人啦。我说你不是狼仙吗，不是狼把你送来的吗。郎姐指着钮太平说不是狼送的，是他送的，跟狼送的差不多，也不说给我带台

电视来，南斯拉夫和北约也不知打得怎么样了。

我说你别管那么多啦，还是回家好好过日子吧。郎姐说我儿子儿媳不给我日子过，你说我咋办。表哥就把来龙去脉跟我说了一遍，然后告诉郎姐，这位是我表弟市长助理，你的事就正式移交到他那了，跟我没关系了。他扭头就要走，我哪能让呀，我说她要真会开偏方也行，我给她介绍到哪方诊所帮个忙，光会可山头撒棒子面不行，要是在城里撒，还得让清洁队去扫。郎姐噘着嘴瞪我，我心里发毛，我发现她眼珠发蓝光，有点狼相了。若叫相面的人说，人要是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浓眉大眼鼻直口方，那当然是富贵之相，但如果长得出了格，如马脸、龙鼻、凤目，那也好生得了，说不定主大贵，不过也必有大坎。狼相估计也有讲究，不是有“狼主”一称呼嘛，在戏台上戴雉鸡翎，脖子上吊白狐毛，呜呀呀没完没了跟宋朝开兵见仗，厉害得很呢。

郎姐问我：“你有什么毛病？”

我顺口说：“结肠炎，拉稀。”

郎姐说：“不就是烂肠子嘛，好治，每早空腹嚼一块鲜姜，温水服下。”

我真有这毛病，据我所知，不少负些责任的头头也都有。原因也清楚，抽烟喝酒，吃饭不定食，一顿饭陪四五拨儿，一口大虾一口XO，又一口肥牛肉外加三文鱼，什么好肠子也架不住这份折腾。另外还有心情紧张，今天有消息要升官，明天听说检察院要立案啦，还吃什么饭呀，就是吃都不知吃哪去了，肠子着急呀，怎么不进食品，全是愁气呀，结果就愁肠百转，打疙瘩，闹起炎症来。这结肠炎特别不好治，药经

过嗓子、胃、小肠等重要关口，到结肠这就没多少量，更没多大劲了，治半天也治不好。也许有人说小毛病别理它。不理不行，弄不好会癌变，即使不变，你听着听着汇报，这也要钱那也要钱，你主意还没想出来，肠子里东西要出来，你就得去清理，也影响形象呀。要不然现在高级办公室都带卫生间呢，说去擦把脸，回来一身轻松思路敏捷。你佩服之余，哪里知道人家领导的甘苦呀。理解万岁，这里有不少内容呢。

我吃了一阵鲜生姜，真管事，上厕所的次数明显减少。不信有这毛病的可以试试。万一吃不好，也吃不坏。我这篇小说除了“我”是假的，旁的都是真的，加一个我是为了让人看着亲切。但你看完了去找药王庙，找不着你可别找我，我跟小说中的“我”不是一回事。这也是这些年作家让人告怕了，不得已而为之，还请各位看官多多原谅，看罢一笑了之，但生姜不妨吃点试试，起码暖胃。

表哥钮太平办的最后一件鸟事，是小五武金莲从海南回热河省亲（本地叫回门）后弄出来的。这件事跟我有点关系，我应负一定的责任。这时候表哥在我的规劝下真想做个安分人了。他帮了一些贫困学生，还帮了几个下岗职工，人家找上门来表示感谢。后来他之所以重归粮店，是因为电视上说到九九年底就都脱贫了，希望工程也不统一搞了，下岗职工大部分都重新上岗了，旅行社也太多了，药王庙也给拆了（不知谁说用庙里的砖垒猪圈可以防猪的五号病，一夜之间这庙就没了），郎姐打官司把房也要回来了，回家安度晚年没事想想鲍大眼，常给崔永元写信想上《实话实说》，但邻居都逗她你应该上赵忠祥的《动物世界》，郎姐心里全明白，笑笑也

不恼。更主要的是表哥手里也没钱了，儿子学业有成，出国深造，国家给钱，自己也得出些，在黑市换了几千美元，全给了儿子，然后，他就通过我找粮食局，又回粮店卖粮，粮店搞多种经营，表哥就炸大果子烙大饼啥都干。

小五不是三天回的门，是三个多月以后才回来的。到家就说去街上转转，就转到二道牌楼，抱着牌楼红木柱子就掉眼泪，路人都以为这准是偷拍电视剧呢，找半天没找着摄像机，后来发现这美丽的少妇正瞅着一个卖羊杂汤的男子，这个男子就是我表哥。小五才当了几个月阔太太，就知道要面子了，上前悄悄问太平：“怎么不当经理，卖起这东西啦？多不好看，好像是个穷人。”

钮太平笑道：“穷人有啥不好，穷人省心，穷则思变，只要肯干，不蒙不骗，不进法院，明天就是经理，后天咱就宾馆里见……”

小五被太平感染了，哈哈大笑，把长发往脑后一盘，仍是一个美人髻，指着羊杂汤说：“给我来一大碗，多放香菜……哇，真香呀，海南岛那地方，死热不说，还不干净……”

钮太平看着小五吃，抽着烟问：“那地方四季如春，咋会不干净？”

小五吃得冒汗：“那里街上干净，一点尘土也没有。我是说那挺随便，有那种病，吓得人不敢出门……”

小五的眼睛看着电线杆，上面贴着专治性病的油印广告。钮太平没当回事，说也不必太害怕，只要洁身自好就没事。小五瞅瞅四下没人，可怜巴巴地望着钮太平，说老四可能得了那毛病，我想跟他离婚。钮太平切羊肝的刀一颤，正切在手

指头上，血流在案板上。他把刀一扔说：“他娘个球！我宰了他！”

这事差点闹大了。老四解释了半天，我又从医院皮肤科请来一个专家，才弄清老四得的不是性病，是尿路综合性感感染。据大夫讲这是中年男子再婚时很容易得的病，原因是疲劳过度。专家还打个比喻，说一支枪每天射击，枪膛光滑不爱出毛病，如果搁些日子不使，冷丁一下打几十发，就容易炸枪管。老四点头说：“好好对呀，身上很疲倦，那里也不给死（使）唤啦。那边说戏（是）性病，花很多钱，也没设计（治）好，怎么办？”

专家告诉他不要着急，不是泌尿系统有点毛病就是性病，正常的消炎药就可以治。但如果真是性病，就得用菌必治那种注射剂，一针三百多块钱，那些个体行医的就靠打那针挣钱，来了就打菌必治。我表哥把这事记住了。日子不多，老四把病治好了，临走时跟钮太平说你这个人戏（是）怎么回事，要不管我的病，小五就可能跟我离婚去找你；还有鲍蒋二人，据说原先伤害过你，可你又成全了他们，他们现在自己开了个公司，经营玉枕，咱们的联营我办不下去了啦，我要带小五去澳大利亚了……

钮太平一笑：“这里的事，跟你说不清。等你把舌头捋顺溜了就明白了。”

老四说：“我的鞋（舌）头挺顺溜的嘛！”

往下我到省委党校学习了一个月，跟表哥没有联系，也没有什么需要联系，而且我看出来，自从在药王庙我发火后，他对我的态度不像以前了，有点敬而远之。我呢，也明白不

该在表哥面前露出官架子，但这是很难做到的，人的言行和他所处的地位总是密切联系着，你装也装不像，反正都这么个岁数了，都好自为之就行啦，没必要像搞个情人整天心里惦着，把改革开放大业都放在第二位，不光累心累神累身体，也不符合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呀。

我真是这么想的，特别是在党校学习，思想进步很快，决心回去干出点样来，把市长助理变成副市长。学习结束回热河，妻子跟我叨叨叨把她单位和娘家的事说了一遍，突然说表哥改行办性病门诊啦。我说这怎么可能呢，他也没学过医，也没有行医执照呀。妻子说现在只要花钱什么执照都能办出来。我想反正我也不管医疗卫生，他爱咋闹就咋闹，跟我没关系。但有一天晚上我陪客人吃饭，吃完了我没坐车，顺着大街往家蹒跚，大街上此时灯火辉煌，夜市人来人往，尤其是小吃摊点生意特别红火。我前一阵抓旅游时重点抓过这些饮食摊点，搞碗筷统一消毒，卫生状况明显改善。在人群中我注意了一下，情况还真不错，有外地游人说这儿挺讲卫生的，我心里非常高兴，加上那天我喝了不少酒，兴奋之中，路过表哥的门诊部，我就进去了。钮太平还真在那里，正收拾东西准备回家。多日不见，自然得说几句，太平猜出我要说什么，他来个先发制人，对我说这个门诊部不是他的，是区医院搞三产办的，有执照，有医生，他是来帮忙的。之所以来，原因有两个：一是现在确实有性病了，同时也有像老四那样得了性病恐惧症，不仅被人骗钱，还耽误治疗，自己想在这方面救死扶伤，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；二是武翠莲查出了乳腺癌，需要一大笔医疗费，炸大果子没法应付。

我听罢正琢磨说什么好，门外进来三个瘦男子，一看就不是本地人。他们俩人架着一个，进来就说你们这个城市夜市很不卫生，把我兄弟的性病给勾起来了。我一听就火了，说夜市卫生不卫生，跟性病有什么关系，你们这是来捣乱吧。表哥比我冷静，劝他们走。他们说走可以，但要求打一针菌必治，说着掏出钱。表哥不给打，说要打得白天大夫来诊断以后再打。那三个人不干，说我们经常打，打完了我们要乘夜车回南方。这时我心里发生变化，我估计他们很可能真有性病，又不好意思明讲，才胡乱找个借口。若是如此，还不如给他们打，打了针打发走，还挣了钱。

我这边一犹豫，表哥就明白了，他接过钱说那就打吧，就把菌必治吸到针管子里，灰色的，跟水泥一个颜色。打完了表哥说行啦走吧，不料就听咕咚一声，打过针的那人摔倒在地上。开始我俩都没在意，这针不是青霉素不过敏，还说你们快把他架出去，我们要关门了。不料他们那两个人说不好，怎么瞳孔放大了，表哥和我才害怕了。赶紧放里屋的床上，扒开眼皮看，一点不假，瞳孔扩大，这说明人要不行了，赶紧量血压，很奇怪，血压却正常。没法子，我打电话请大夫来，来了也诊断不出是什么毛病，临走说看来只有去医院做全面检查，看看为什么瞳孔放大。那二位坚决不同意，说他们不相信这里的医疗水平，要去北京治，否则，人死了就要打官司。这可麻烦了，情急之下，表哥问公了私了，对方说私了可以，但要给一万块钱，就打字据，人死与你们无关。表哥进里屋又瞅瞅那个人，气息奄奄，瞳孔依然放大着，他一咬牙说你们等着，就上街去储蓄所取来一万块。和对方一手交

钱一手交字据，那二位架着同伴出去打的走了。我俩却走不了啦，腿都软了，坐着喘气，我说多亏银行夜里也开门，要么往哪弄钱。表哥抽了会儿烟，不由地皱眉头，站起来里屋外屋地走，突然他低头从床下捡起个小眼药瓶，他大喊一声：“上当啦！”

原来是眼科常用的扩瞳剂！配眼镜时就使这药水扩瞳孔。没想到让骗子给利用了。他们不敢白天来，利用晚上人少时，又没有正式大夫，就把表哥骗了，还加上一个我。我要打电话给公安局去火车站抓那几个家伙，表哥说拉倒吧，他们不可能坐火车，再者说，传出去也叫人笑话，就算交学费吧。但这事后来还是让记者给写了出去，不过姓名都用了假的。所以，若是有人看过这方面的报道，版权绝对是我表哥的。如果是热河之外出的，就没表哥的事了。

损失一万元，我想赔一半，表哥不干。表哥也不去治性病了，带表嫂去四川峨眉山访大师学气功治癌，治到半道一看不行，赶紧去北京动手术。出院时，我们都去看望，还凑了些钱，他儿子要从国外回来，他坚决不同意，打电话说要安心学习，回报祖国，家中之事不必挂牵。我说为啥不让孩子回来，表哥说你嫂子且死不了，胸脯子平了，走路还省劲，有他回来的路费，再加点，回头我们两口子也出国转转。那时，有比较准确的消息，市人大要任命我为副市长。我成心逗表哥，说我又做了先前同样的三个梦，你给我算算我官运如何。表哥想想说：“墙上的草，你高人一头呀，能成；穿雨衣打雨伞，你是双保险，准成；你和小五在一个被窝里，你肯定‘上’去啦！请客吧！”

我说回到热河就请。说这话时，我们正在火车上，窗外秋光无限好，农田里，收割忙。老远的，就见山峦河谷深处有一股亮亮的气息在升腾，接连天与地，笼罩古城间，我看看表哥，他眯着眼说：“到啦，好像听见热河街上的吆喝声。”我说：“你的耳朵也太灵了。”他说：“这还不够使的呢……”